

“站在能连接世界的桥”

——怀念可敬可爱的谢老师

10月31日，天气无比晴朗，但风很大，落叶一地。中午的时候我去中关村新园处理一些入境学生的琐碎事情，在新园露天的小广场上等着学生核实信息签字各种文件的时候，我看到手机里大群小群的红点儿不停地冒出来，匆忙打开，看到了谢老师去世的消息，下意识地在群里发了一个“啊”字……强颜欢笑完成各种，走向学院的路上，阳光刺痛眼睛，思绪万千。

今年7月2号下午，我给谢老师发信息，祝福他生日。他把电话打了回来，我说谢老师我们小孩们商量好了，明年再给您庆八十，和2013年一样。但老头他突然就失约了。

2007年5月我到廖凯原楼上班，那会研究生都还没正式毕业，还不到24岁，在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开始接触到外国官员培训管理工作，到现在做外事一线工作已经16年了，这其中前7年都和谢老师一起工作，谢老师是我在政管的领路人。从2004年起，在谢老师的牵头和各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现国家治理研究院）开始系统承办商务部委托的外国官员培训项目。到2019年底，共承办的国家商务部短期培训项目172期4318人，培训总时长累计近4000天，政府管理学院大厅的每一面国旗都意味着有这个国家的学生从这里走出，谢老师可谓学院国际交流重要的开拓者和带头人。谢老师退休前，带我们团队整理十年资料，总结办班经验，2013年出版了《中国援外培训》一书。

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差也是谢老师带队，我们带着20多个非洲国家的40多位外交官去青海西宁参访实践，期间我们一起拜访了青海省商务厅、组织座谈会、参观地方企业，也是在那期间我开始学着协调各项事务，安排食宿车辆，参访对接，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沟通，解决各种突发的状况——那是我一切外事工作的起点。我们还一起去了8月最美丽的青海湖，在青海湖的油菜花地，我帮谢老师拍了那张骑着大白马的照片。在八宝山殡仪馆送别谢老师的时候，我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大屏幕上刚好滚动播放了那张照片，照片上的老头神气极了，我的眼泪也瞬间夺眶。

还有一次我记得是 2010 年左右的时候，谢老师要去美国参加学术会，我陪他到美国驻华使馆面签。大家都知道美签流程还是比较严格和繁琐的，拒签率也比较高，谢老师进使馆之后，我就在外面等，但他很快就出来了，我心里一咯噔，连忙问，您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过了吗？他说过了哈哈，只问了两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呀？他说一是学术会的语言问题，我就回答有专门组织中文专场！二是你在北大工作多少年了？我就回答，40 年啦！签证官马上就让我过了！随后哈哈大笑，掏出一根烟点上，还是他那种独有的夹烟姿势，以及一种自信又自豪的神情。

我们所有人的印象里，谢老师都是非常豁达而精力充沛的人，有时我们小孩们都自愧不如。谢老师爱美食、爱旅行、对各种新鲜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对年轻人亲切体恤，没有架子。他参加每一期研修班的开学、结业，给国外学员讲授中国国情和政府改革，与学员们沟通中国的发展进程，总是兴致勃勃。他跟所有的课堂翻译、学员所住酒店的工作人员都相熟，看到谢老师去世的消息后，即使谢老师已经退休近十年，原来的很多翻译老师马乃强、胡俊、凌敏、张楠等都纷纷发信息转达悼念。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都跟谢老师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参访，有的参访地偏远一些，经常需要在路上颠簸数小时，谢老师都完全没有问题，吃住行都和大家一起，有时忙完一天回到酒店还会约大家打个扑克。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打牌，就给大家倒倒水什么的，他们经常会说你真行，连谢老师都没教会你打牌哈。

疫情三年，国际交流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的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总是有很多新的问题冒出来，虽然还一直在坚持，但是身心无比的疲惫，有段时间非常沮丧，听万青“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还是看不清……”。今年秋天，来华留学和国际交流逐渐恢复，虽然过程依然复杂艰难，但我又实实在在看到我可爱的学生们了。最近我翻了很多最初几年做外事培训工作的日志、照片，看到了激情满满的曾经。老一辈已经带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和积累，我们没有理由不怀揣初心，继续成为“连接世界的桥”。卡尔维诺有句话说“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我已经在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绪再出发了，可敬可爱的老头您在天堂要继续潇洒快乐。

李博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